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兼濟堂文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鄧友櫶

兼濟堂文集卷十二

大學士魏裔介撰

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鉅鹿楊公猶龍墓誌銘

公諱思聖猶龍其字號雪樵直隸鉅鹿人也今海内能文家無不知有猶龍氏者康熙改元公以四川方伯覲闕下畢亟旋所任時病店及河内之清化鎮遂不起其

友魏裔介聞訃爲位以哭賫文告奠畧叙其出麾藩臬之故而尤悲其如是之才未竟厥藴屬其家焚於柩前不欲以示人也已又念公生平所嗜好復以詩十二首哭之而其孤履吉作爲行述且以申涵光之傳來固請余銘曰嗚呼余安忍不銘吾友哉自公之出也余猥竊臺端顧中遘讒謗既不能出其氣力挽吾友於生前而僅以其文報吾友於地下則將掩袂以爲之銘而去吾友之亡也忽又一年矣公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二補博

士弟子員巳卯以鄉試副榜貢入太學壬午中順天舉
人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巳授編修纂修實錄陞
修撰歷任春坊侍讀學士尋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
布政使轉四川左布政使以卒公天材儁妙風神卓絶
舉世所不得梯攀尤工於爲詩擅晉人書法既居禁近
譽望日重而性慎許可間與一二知巳秤量人物時有貴
顯以壇墠自命者公輒不肯屈一指聞者固巳恚之矣
世祖先皇帝方留心翰墨名詞臣能書者面給筆札公

與陳宫詹熿所書縑幅獨稱

旨賞賚有加恚者益忌公將大用思有以中之會

上欲破銓法積習内外互用而公遂補外陳公亦出為陝西布政或疑公注情風雅必不諳熟吏事若以此困公者乃其在山西也讞决精敏累年大案片言立解皙若撫皆倚辦如左右手其在河南也攝左藩事單羡額給軍餉以廉潔稱居一年鹽使者力薦及遷而之蜀蜀係新造土荒不治民與虎狼雜處時又用兵軍需旁午

通省榷算歲所入不過三千緡無以應也公至則悉心綜理之首曰募開荒立法盡善計增額至數萬一以輸之縣官而民不謂若次曰招外商平劑物價無有奇贏四方擔負而至蜀漸復故凡四載當事交章舉卓異因入覲賜袍服有差而病已甚矣然則天下之稱公者止以詩文為當今之第一固不足以盡公也即荒餘轇結欲大有以難公者適足以見公之才成公之譽則亦何益而可以止矣獨怪公歷官報最資格轉注會應內遷而

廷推者再達於
御前若或尼之其根蔕之結不知何自而然令以方伯有功可紀使稍延月日以上考平進必爲卿貳將發揮其所未盡乃八年勞吏閒關殞命於車塵馬足之間也嗚呼豈非天哉公之於詩也抉開元大歷之精髓明人中獨喜李空同何大復當其搜放意動愜天然登山臨水憂時憫物之志無一不洩之於詩其且亭稿有六刻無慮數萬言入蜀以後益蒼茫蔚跂伯仲浣花之間大復固

不及也但其宦蹟之遼遠年華之耗折竟與大復相上下葢公之必傳於後也以詩而公之遭忌以沒也亦以詩嗟乎是則可哀也已公生平於聲色仕進皆不營心獨鑒別人倫接待寒素有若饑渴於已毋禮闈拔今講讀學士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本榮學者所稱厚菴先生也先是公與其友永年申涵光鷄澤殷岳讀書廣羊山中後居方岳每懷巖棲之志及病亟殷生時在左右公曰我爲庸醫所誤殆將不振沒之後魂魄其依廣羊乎

太原有高士傅青主者精醫術我所善若彼至或可以救殷生棹臂行力趨青主觸炎冒雨晝夜走千里及至而公已沒公之知人能得士心也類如此噫余與公交幾三十年矣憶初相遇意氣蓬涌被酒招呼兩人即以性命期許已同籍同朝風雨如晦無間朝夕游展所至皆有歌咏筆札往来殆成卷軸公既在外以山川契闊之故猶託毫素以論心及辛丑之来京師也殷殷執手淒然更不勝情方與余約為他年禽尚之游乃未及而

匆匆以死余之淺植薄蓄豈敢望公世之耳食者且以大家同類而並稱之嗚呼王前盧後其亦待後世覽者之流連慨歎也與按楊氏之先其譜系相傳出自龜山有諱忠者爲始祖四傳而公之曾祖諱中明嘉靖庚子舉人同知杭州府祖諱若栢光禄寺署丞贈奉直大夫妣穆氏薛氏皆贈淑人考諱粹玉贈奉直大夫妣閻氏贈淑人公之元配李氏封淑人有二子履吉官監生娶河南水利道副使劉公澍女徵吉官監生娶内府中書

舍人李公培基女女三巳適其二公生於故明天啓元年之八月十二日卒于康熙二年之六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四凡没于王事者例應贈侍郎尚未題疏今將卜葬于其阡銘曰天之駟也而窘以紲殿之柱也而短以棨誰不公卿而反蹙蹴胡斯文之則舒而一官之若拙爰視大鳥啾兮徘徊言告螻蟻勿蝕其穴

清故孝廉公儀張公墓誌銘

張公諱来鳳字公儀原籍山西樂平永樂初有諱海者徙寧晉霍家庄數傳至伯州生自完字還真生子三人公其長也生而端凝頴異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十九歲應歲試取高等赴東鹿問業於耿大叅公杲如又贅於同邑孫恭憲公丙子科考取首卷補廩中順天鄉試第四名丁丑赴春闈不第恭憲公慰之曰得失命也公益自奮恭憲公亦數過其書室一燈熒熒清談至夜分皆性命之秘也公之識由此愈弘戊寅冬十一月邑被

圍急父死室人劉與母楊暨兩弟婦霍葷及母舅子李嘉猷婦王氏俱死已而大兵去自井舁出姑婦五人面色如生公泣血長號枕塊寢苫廬於墓側日啖粥不過一盂治葬事比窀穸四方來觀者咸嘆其節義孝順萃于一門已舘獲鹿魏敬甫家教其二子雙鳳雙麟雙鳳後登進士擢侍御直指衛公楨固奉旨考覈舉人衆舉公孝直指旌之曰孝廉真品癸未上公車試期改八月入都自陳一門五烈部議核寔建坊旌表公自戊寅緜

居至是七載始再娶甲申三月逆賊李自成陷京師公率弟子暨門人縞素哭於郊作輓詩五章乙丑至都孫恭憲公病留侍湯藥病革以所著書付公永訣劉太史聞其兩世同爨題其堂曰師忍辛卯赴赤城乙巳丙午在灤州仲弟丹公任所丁未歸里戊申為弟子講通鑑兩漢性理太極圖說及西銘大義秋大水顆粒不收稱貸度日怡怡如也己酉立義塚夏冬遊孔林秋赴西山築白石居居之冬仲弟陞漕標中軍叅將自山歸庚戌

人日復入山冬始歸里辛亥正月將入山有湯姓者與姪燊善来投之有風疾其還也投桑乾河而死其家訟之公驚產併為之分理事乃觧仲弟歸自漳設家宴兄弟少長曁内外主伯亞旅莫不欣欣然有自得之色壬子公年六十九歲矣撫檄各鄉村築牆濬壕公奉法維謹首先倡之鄉竣捐助獨多與鄉人有年德者十二人為和睦社每月一會彷古鄉飲酒禮行之肉菜五六簋酒不過三巡而巳糾合族人以地二頃為祀田為其髙

曾祖立碑暨五烈旌表始末立坊建饗堂四時躬親奠祭焉閏七月有失血疾延醫調治不效以是月廿五日卒癸丑春正月余自郡城歸里公之子楙登堂頓首持范鹿野先生所為狀来請銘曰余父勵學一生願得琬琰之文以垂不朽也嗟乎余與公隣邦壤相錯未及一晤公猶記丙子科試於闈中不利既而見公中式之文而愧之在都與孫恭憲公相過從則又數數聞恭憲公稱道公勿絕暨請告歸里思一見公而未得也然夙有

知公之言葢昔年奉詔舉山林隱逸之士余嘗語人曰如寧昌之張公儀者孝㢘中真孝㢘也以膺斯舉庶名稱其實既而不果然既有是言也桑梓親友共聞之矣是則烏可以弇鄙辭令就鹿野所狀為之詮次而其嘉言善行固有不可勝紀者姑撮其大畧耳葢公一生篤志經史沉潛進修不敢有一息之懈凡設帳遠近十八九處授受無虛日執經問業者數百人此固公之所甚樂而不以為疲者也其生平孝友敦睦視兩弟如左

右手視諸姪如已子痛二親之没也春露秋霜愾乎如見父還真公嗜茄終身不忍食茄舅氏子李士良貧困養於家為之一再娶妻李崇陽貧困給地十四畝從伯子龍遇害死從叔母李以饑死俱收葬之族兄鵷鳴館涿州病革為之醫藥及卒殯之蕭寺先遣其妻女歸携櫬歸葬復嫁其女族姪之彦欠糧捕繫公代為之償收養於家仍為之娶妻生子其於孫恭憲公耿大恭公之没也皆有心喪之服三年如此者皆人之所難吾嘗讀

史而慕孟宗張公藝蕭穎士之為人以為古人不可復覯矣今觀公儀行狀所載自少至老孜孜矻矻以倫常為菽帛詩書為性命其所言者非今人之言而古人之言也其所行者非今人之行而古人之行也終身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葢其於義利理欲之辨有卓然其不惑者焉且其講習討論教授生徒非但工詞章取華膴懸懸然有獨為君子之耻其視世之依阿澳忍脂韋滑稽以取富貴者為何等也世俗豔稱富

貴輕藐道義見潔行為善之士則相與揶揄幾欲求之
高閣要之天理在人良知難湮德固不孤而蘭為國香
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是以公儀以經魁孝廉名
重燕趙間未嘗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高車駟馬出入里
巷有一日之榮使鄉里小兒駢肩累迹瞻望咨嗟不可
不謂士之至困極窮然而處白屋甘粗糲披卷咿唔至
死而不倦不怨者良以有所得於中也其足跡所及半
天下海內賢豪長者亦多樂從之遊殆與盜虛名而無

其實者異矣所著有易經補註蒼巖集策論法存四書定字等書行於世生卒子女嫁娶詳具本家誌銘

銘曰六經刪述念斯人孔壁蝌蚪孰與親超騰冀北自絶塵一室常懐萬物春赤城禹穴走遂遂絳帳立雪咸俊民筆禿唇焦酉暨寅海若汪洋許問津著述不輟擬等身古文奇字校周秦栝棬几筵涕泣頻閭黨化之風俗淳土厚水深馬鬣新公之子孫宜振振

誥封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

國史院學士六鵬李公墓誌銘

余丙戌與戢菴同舉南宮即知有年伯霽巖先生顧以同館讀書課業少暇曩嗣後轉給諫憲院王事鞅掌竟未得登堂聆訓誨至今有懷耿耿也戢菴文章妙天下官至學士少宗伯金甌紅霧海內想望宣麻乃以壯歲懸車官至二品家徒四壁而霽巖先生積學隱德終始一致微特桑梓稱之亦海內所宜矜式也是安可以不述按狀公世籍江南嘉定弘治間移家京師為順天人

曽祖諱某祖諱某文學考諱某舉明經皆未仕李氏勤學好古操行純篤久而未發識者知其後必有達人公生而純厚狀貌奇偉廣額豐頤寡言笑然間發論則騰踔瓌偉四座盡驚讀書目數行下事父善所公及嫡母劉夫人以孝聞入黌序為文辭熟於左國班馬下逮韓柳歐蘇皆咀味其菁華不但工帖括已也一時名流咸服之然文太高不合于俗目屢困場屋毫不介意學愈力前後居善所公及兩母喪哀毀盡禮幾至滅性大京

兆及督學使者數嘉奬之公寡嗜好確然自持既欝欝不得志闢地數畝種花樹𥠖植果蓏灌溉之餘則課子弟執經問難雖守傳註説時出新意毛鄭程朱考辨精切以故丁卯以来嶶菴隽公之諸子先後隽公之執友及平日稱同志者或與公之子稱同年而公獨落落不合每味孟浩然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歧路之詩為之慨然晚年閉戸讀書自經史以及稗官野史分類摘抄成書六百餘卷名曰雅薈並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諱方

懋字六鵬號霽巖順天府文學以子貴累封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國史院學士加二級於康熙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得壽七十有七元配梁氏封夫人先公九年卒男四人諸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五人男長曰爽棠丙戌會元探花及第歷官禮部左侍郎即余同年字㪚菴者也次曰起元安陸府知府皆先卒次曰元發甲午舉人次曰元颸孫長仙源奉天府推官次仙灝仙湘皆貢監生次仙潢仙流仙湄仙沅

仙沚仙津仙渡孫女長適丙午舉人馮載餘未字曽孫
曰鏞鎮銓鐸鐘嗚呼公之嘉言善行甚衆如狀所稱教
弱弟嫁遺甥推誠好義諸彰彰在人耳目者不可悉數
而德行文章尤足為世之積學力行者法至於諸子之
貴顯諸孫之昌熾公所謂若固有之自視欿然者也以
公之盛德其學深邃非淺隨薄蓄者可窺使余得聞其
緒論必有開發愚陋以達於昭曠之域者而竟以塵勞
汨汨失之是則余之仰止弗獲咨嗟涕洟者也昨歲余

過孫北海少宰芥舟見架上有書數十卷詢之曰是霽巖先生雅晉也余倉卒涉獵光怪陸離知為奇書語北海曰是當必傳北海亦深以為然嗚呼德行文章兩無憾者非先生耶先生雖居京師然老屋數椽在沙窩門内最號僻遠知契若非覔駿足齎糧糗往往半塗而返公則居之數世不移即此可見先生高風逸致如鶢鶋翱翔於寥廓也余又何足以知先生哉元發等將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扶公柩與元配梁夫人合葬於廣渠

門外觀音堂村祖塋之新阡爰礱石爲銘銘曰于闐之玉出彼流沙磨礱淬厲瑞于王家煌煌芝草蔚其三秀楩楠杞梓天室之構公獨何爲嗜古去財篝燈鑿壁積德不回佳城欝欝達人所寄宜子宜孫永錫不匱

高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太淑人王氏名族之女少嫺閨訓精女工聘于韓城贈中大夫高公諱愉號泰吾府君今兵部督捕侍郎弗若之父也未及歸而高公有失怙之慘服除乃娶是年甫

十七敬事姑如母姑性好善喜施委曲順成無弗如意以織紝之資佐夫攻苦詩書學日以懋姑遘疾與中大夫府君焚香禱天通宵不寐及歿哭泣擗踴哀毁幾至滅性分爨時家用未饒元旦及令節拜掃貧不能多肉則兩截而以竹綆聯之恐滋不掩豆之恥也姑在日勤於紡績遺有紡具線囊而為鼠嚙壞垂泣補綴之懸于寢室曰使子孫勿忘本也歲大荒中大夫府君以粟活人再饑賣院以賑值寇變修築敵臺皆力贊之遂其願

辛巳中大夫府君以疾終地未卜弗獲襄事越三年弗若登第母大愉悅值冦變亂道路阻塞弗若不得歸里母撫柩傷心曰是不可待也促治樗乘間以葬嗚呼太淑人可謂達權通變而不拘於常者也弗若歸而號曰天乎吾尚可以爲子哉太淑人慰之曰兒奚咎大亂時恐有不測我以義爲之兒孝思真至追遠之誠何歉嗣後弗若爲評事於京偶寄簟席布縫之而庋焉寄衣服原袱多不拆曰汝太母未得服吾不忍衣也一敝蓆數

十年不易破而補以布終不易弗若受恩賜令耆頭齋以為壽封識不動曰俟其歸以散諸親昆季也順治壬辰弗若迎養京邸時爲諫議大夫凡有疏草必詢其故云可乃上否則止乙未分校禮闈囑以取人大典勿負朝廷選聘弗若遷大理少卿詢之曰此汝做評事時衙門耶所理犯人中有寃者即係難民當以汝母避難時存心若不能平反非汝父賑濟與汝大母施捨心弗若奉教惟謹丁酉弗若以府丞督學仍提調順天鄉闈母

病甚促弗若遄往治公事曰汝勿憂汝去我病自愈既
而果愈弗若陞通政使母思歸秦弗若請假歸一路皇
華授館板輿依依母子之樂融融洩洩見者嘆而慕之
曰賢哉母孝哉子也至里建祠宇植松楸祭祀必親假
期滿弗若顧戀不去母促之曰王程不可遲也至京擢
兵部督捕侍郎每寄書為國為民忠即是孝況此衙門
尤民命所關汝其慎之既而弗若以養親告歸母執其
手曰兒歸孝我耶汝大父及父所行善事汝力紹之所

存詩文汝早纂之戚里匱乏汝量賙之是之謂孝也若朝夕饔飧我性淡泊亦勿庸鼎牲為及病將革猶以族人諸兄弟為囑嗚呼自蘋蘩之詩見咏於周南教子勞逸誌儆于左氏其後奢侈相尚壼範之克修者或寡富貴驕人簞食豆羹見于顔色丈夫或不能免如劉孝標所謂不費半菽落一毛而坐視三黨之窮困比比然也今觀太淑人之嘉言懿行初無一毫矜飾効法古人誠愨儉朴本于自然樂施尚義娓娓若終身不倦愛子至

矣出於義方天性自然也所謂女子而有君子之行者太淑人無愧焉弗若自韓城二千餘里以狀來請余銘曰先母窀穸有期匪大仁人嘉惠以文則無以表壼範也余譾劣何足以發揚太淑人之德惟是太淑人狀内所載誡諭之語再四覽之多有似于吾母張太夫人者是以吟諷之際有痛于懷不禁洒淚之盈几也猶記弗若請養西歸日余贈之詩曰梧垣十載著鴻名樞部慇懃念獨惸爲憶高堂親菽水因辭北闕事漁耕龍門急

浪河津接太華仙峯紫翠横忠孝兼成推國士須知金鼎藉調羮余聞太淑人有孟母之教故以河津之學調鼎之事望弗若非諛作也今倏然五載而余遂銘太淑人之墓嗚呼太淑人有德子賢且孝不待文而傳而彤管之義留之貞珉垂諸後禩其亦知本原之有自乎太淑人生于故明萬歷丁亥五月十九日没于康熙四年十月十二日以弗若任順天府加一級覃恩太淑人享壽七十九歳于辛肖即弗若癸未進士官兵部督捕右

侍郎子女嫁娶具載今將以康熙五年三月十六日合
葬于中大夫泰吾府君之塚余與弗若曾同官為友是
則宜銘銘曰匪慈之資仁何沐匪儉之師德奚育豐于財而
悋於睦達於宦而念其夙嗟世俗之碌碌惟太淑人
卑以自牧裕其後昆遵厥初服是宜子孫繩繩徵余言
以為儆

錢母贈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贈太孺人錢母者侍御錢君延宅之母也先是侍御請

假獲俞盇以葬母故余時掌院事知之最稔侍御以其舅氏趙宮允狀来請余銘兼讀侍御所爲附述不覺汍瀾泣盇當母見背侍御裁六歲耳迄今踰三十載而後葬葬之日侍御年四十有一矣故其言至悲慟余感侍御之孝且余固失恃之人也能不感而且泣又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太孺人姓趙氏爲吏部侍郎謚文毅公之女孫文毅當江陵柄國奪情事起首疏劾之杖闕下後累遷吏侍科第蟬聯以文毅直節固應有後乃刑于徽

嫩猶迤濟而及于其子之女且及于其家也太孺人之父曰叙州守文度公母曰何太淑人太孺人生而羸弱時不勝衣𠃔何所憐愛及長歸于錢為今封監察御史嗣聖公其舅曰湖廣憲副仍峯公姑曰趙夫人即太孺人之從女叔也太孺人婦道克修承顏伺色不以親故少懈而肅賓祭治酒灑內外皆稱其勤封公雖貴遊乎嘗鍵戶鈔書夜分不輟太孺人篝火佐之不言倦其于臧獲媵御也悉心以待咸有恩澤然坐是而病亦劇矣

以娠後血腫病益甚然神觀爽然家人皆冀其少閒已竟卒卒而戚黨老幼無不哭之慟者母何太淑人指六歲兒輒嗚咽不能出聲封公傷心伉儷乃不復娶侍御孤露嘗眷外家其言曰嗚呼吾母之不克見也不見而思思則惘惘如隔世但憶兒時嬉戲床笫閒母擲一梨亟掇之出恐驚吾父寢及戊辰出就外傅歸母命背所誦書輒了了母喜甚摩額置諸膝者再嗚呼母亡三十年矣春露秋霜泪盡繼之以血音容渺然今胸臆裁誌

此兩事耳豈不痛哉蓋余得之於附述者如此侍御起家行人擢令官太孺人尚橐蕤侍御以王事靡盬西出秦川攬轡間未嘗不中心搖搖及茶馬報竣始得請假裹事嗟乎以太孺人之賢而不幸以夭夭而家道幾中落矣漆燈單櫬寂寂于荒郊淺土之間者又三十餘載彼富貴繁華者彫謝知幾許乃六歲兒讀書成立繡衣持節歸守宰以下負弩矢前驅營馬鬣修芻靈邑人士觀者莫不稱孝謂錢氏有子太孺人之遺也嗟乎太孺

人之目可以瞑矣矧侍御年正疆行益淬以成文毅公之宅相語曰美必歸其所生則太孺人之綸綍重褒當必有日而又何生死之異視哉太孺人生于萬歷辛丑年二月二十日卒于崇禎戊辰年九月一日年二十有八子二長即延宅順治壬辰進士今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娶張氏贈孺人先卒女二一適太學生周玉臺一殀孫男世嚴郡庠生延宅出餘詳狀中初延宅官行人已得贈其母為孺人今用御史覃恩改贈太孺人以某年

某月某日卜葬于殿橋之新阡余前掌臺端與侍御有相成之雅遂綴其梗槩歸之俾繫于麗牲之石誌已復為銘銘曰胡譽之封則婦道之章胡嗣之昌則姆教之良虞山紀堂馬鞍在陽尚湖深浚欝欝靈光將無忝爾祖以女蘿附文毅公之賜藏緊惟令子克翦松匽而三十年來所涕雪而徬徨鑱詞潛闥爰表流長昭茲孝德永矢勿忘

前中翰姜公暨元配賀孺人墓誌銘

康熙丙午秋余暫假還鄉適丹陽姜子允茂來謁以頭
搶地涕泗橫臆有所欲言則手其大父中翰公暨妣賀
孺人行實云將卜吉舉柩合葬于鹿庄之原窀穸有期
請為之誌噫余與公雖生不同時然素聞庭訓於趙忠
毅公文集中景其流風餘韻心焉嚮往者已久茲舉也
義不可以辭遂損益其狀而為之誌公諱大受號抱宏
世居於雲陽之滕村里其先有宋時稱平陵望族隨駕
南渡為郡馬公至勝國初年安十公樂雲陽風土始占

籍焉後多科第顯官大江以南推姓族必曰雲陽滕村
姜氏公之曽祖三溪公則其創發者也三溪登嘉靖辛
卯鄉薦連守茶陵茂州潔巳愛民兩郡尸祝至今以名
宦祖豆學宫公祖文學近川公父處士復吾公母蔣太
君公生而英偉丰采動人修貌美髯温言至行軒軒如
明月入懐幼時就塾口授經史朗朗成誦既長以經明
行修爲學者師無何處士公棄養同室有操戈者公跪
告其母曰此不可以口舌争也吾寧遠避之有婦在母

不憂甘旨也孺人雅得姑意未寒槃絮將旦調羹代供子職太君安之神廟中年癸巳京察及攻稅監爭國本者俱奉旨禁錮士大夫閒居無事留都新安暨荆水橋李書院相望相與講學其中公皆負笈從之每發一難一義諸公嘆服以為不及一時若韓蒲州葉福清趙高邑鄒吉水尤所折節天啓末年璫焰熾甚伊時縉紳號強項者或死或杖或戍公獨侃侃然百計周旋即料虎頭捋虎鬚所不恤也崇禎改元公以能書供奉武英

殿聲氣益廣乃以盛名招忌含沙被誣一時在朝君子咸為不平尋有廉知其人者欲為公疏論其事公力止之請假歸怡情丘壑課子弄孫意泊如也會有詔各舉所知當事咸惜公才欲奏書薦公皆謝却之公為趙儕鶴先生受業生趙先生死公冒禁送喪徒步千里事平以先生遺稿未梓破産授工流傳海內肝膽生前表章身後公于師友可謂兼盡之矣他如拯族荒恤孀妹撫遺甥親朋然諾棄千金不顧皆公之餘事耳賀孺人生

於名門賦性溫淑于歸之後治家嚴明朝夕拮据公以道廣好遠遊賓朋絡繹夜半猝投而庖廚整暇方員畢具曾不聞有叱咤聲居常孝養姑嫜潔齊粢盛延名師訓子弟公私内外不以煩公可謂女丈夫矣辛巳元旦公肅衣冠拜祠下與族宴會偶得微疾越數日呼諸子而語之曰吾殆不起矣吾以布衣為翰墨侍從先世田産不落尺寸三子咸成立年已七十安所不足乎目遂瞑以此觀之公胸中真坦然太虛無一物得縈繫者啓

手足之日一榻蕭然四壁如洗惟以多財損智為遺戒
益氣節才望表表當時而尤篤于友誼戚哀燥濕不以
易懷至欲捐生死以赴之以是天下推為長者而終身
學力亦于此而見其大也賀孺人亦旬日下世益白首
同所歸云嗚呼公之沒也於今三十年矣余與公雖未
及謀面然忠毅公余之至親也溯厥淵源見公之後殆
如見公焉或有以公位不滿其德嗣君用不盡其才而
家道中落門庭哀薄為公惜者予不謂然昔公之意氣

卓犖天壤今清白昭垂子孫林立玉茁蘭芽天之所以昌大其後者正未艾也夫何尤焉爰為之誌銘復據實以表之曰有明正士武英殿中書抱宏姜公之墓嗟乎余讀漢書李固王成之事每為流涕若公之執義不舍有古人之節鐫刻遺書增光琬琰雖王成之節何以加焉趙氏有孤設上賓之位而祠之固其宜也昔趙忠毅公表先外祖光禄卿張恒華公也曰正人余玆表公曰正士君子與君子為朋千載一日百世如生也信夫

銘曰鷹揚之後才卓犖文如班馬詩韓毛書鍾王兮氣
離騷桐城應山喜遊遨求師立雪在古鄗死生不忘捐
血骨高文壽世稱人豪仁人義士清揚標鹿庄之原映
江潮咏楚些兮英魂招

封中書舍人句山張府君墓誌銘

公諱金龍字礪汝號句山本江南句容大族也六世祖
諱奎若由孝廉宦楚北流寓於沔因家焉及其曾祖文
翰公隱德仁心惠及鄉閭至其王父五美公負性豪邁

輕財好施孤寒待以舉火者甚衆延至厥考承圭公潛
修力學不事生產家業拓落生子五人府君其次也承
圭公感異疾府君侍立左右衣不解帶迨病篤延醫祈
禱百計無效刲股調羮病以漸愈延壽三載遠邇稱頌
咸以為真孝子及承圭公卒府君泣血水漿不入口戚
里咸勸慰乃不至滅性云棺槨衣衾窀穸之事竭力盡
誠不留餘憾弟三人皆在襁褓中府君撫愛長養教誨
婚娶成立而後析箸也學龍列名膠庠尤有名譽未遂

飛鳴其卒也府君痛惜之伯兄性戇急府君事之恭順
弗懈友愛無間幼讀書敏慧淹貫經史得其肯綮爲文
挽筆立就髫齡入黌宫一試即食餼絳帳談經遠邇之
士多負笈從學焉凡七入棘闈屢中副車不獲正額然
不以得失縈懷也庚子歲薦值
今上龍飛改歲爲恩壬寅入國雍見賞於大司成瑤山張
公每試冠多士考授一職不欲以明經終已酉試楚闈
仍不利府君於是喟然太息曰余於舉業揣摹備極苦

心矣試之不利予無如命何心之不動命其如予何乃眺飫於詩學桃藉李杜沈酣騷雅鍾譚之選亦兼収而並采馬為古文詞以左馬為師手不停批口不停吟以為平生之所好在是焉課子尤惓惓午夜篝燈與共寢食之溢鄉會試皆以第五魁春秋之滙博士弟子亦非池中物也之溢復以文與書高等考授中書舍人西清載筆斆黼

皇猷遇覃封封府君如其官元配劉封孺人顯親揚名則

府君義方之教著矣先是之溢告余家嚴廷試過上谷
讀夫子忠烈碑銘未嘗不泣下沾衣也曰此文同金石
不朽安得登堂一見先生大慰生平乎余唯唯心竊識
之今春之溢踵門而泣持狀以請余慕延陵掛劍之義
遂弗獲以弇鄙辭乃即其狀而叙次之大約府君性耿
直言行務合於理無所瞻顧見鄉里間有為不善者深
嫉之見於顏色人或謂其惡惡太嚴府君不為意甚至
為不悅者雀鼠府君虛舟遇之至於親友有急難則如

拯溺救焚不惜貲財郡有大利害必約衆公舉興革得宜士人以為儀型標凖而已未嘗有德色也淡泊自守食不膏粱衣不羅綺督農課子以是為常每樂鄉居怡情物外而勤儉所積家道亦漸充裕復祖業又善攝生不事呼吸吐納精神强健如少壯人乙卯之秋偶冐風寒漸至不起遂卒寄詩京邸云作書筆欲癡不得見兒時樹静風將折陳情恐已遲又為遺囑勉子孫以忠孝敦倫紀循禮教洵可為令終有徴者也悲哉

銘曰大隱有林小隱有林煙雨樓中抱膝長吟滄浪之水白石岑岑彼其之子錫類情深授經名世攄藻獻琛抱璞未遇氣峻千尋汚水不竭達於漢陰後昆永蔭玉樹森森

别駕沱濵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光猷字潤仲號沱濵世居寧晉城北之曹古疃祖九二公諱推萬歴丁未進士累官至太常卿推生柱河公諱去奢崇禎丁丑進士累官至大理丞俱崇祀鄉賢

入名宦母王孺人生十子公行二幼而岐嶷讀書能見
大意每聽講解輒能觸類旁通會悟甚速柱河公愛之
十五歲入邑庠學博而多通常往來鄗南登城眺望憮
然懷古與余論文有水乳之合王太孺人寢疾公妹尚
幼孺人泣囑曰我止此一女爾兄弟善調護之公泣而
受命其後適高邑趙王書孀居無子息公數往來視之
饋遺無虛日不忘母臨沒之言也居喪躃踊號泣毀瘠
骨立人稱其孝隨柱河公令涇陽時流氛孔熾公戎衣

登陴寢食城頭以佐其守禦城卒克全寧邑荒歉請於柱河公捐粟以賑親友待以舉火者甚衆壬午食餼同孝廉張次白諸友下帷攻苦咸推服其殫思之密而用力之勤也癸未甲申之間寇起郊原柱河公攜家北避求鹿以家務委之曰善視祖宗家廟墳墓勿驚我先靈也乙酉柱河公以侍御督學江南公佐之閱文篝燈午夜列前茅者多知名士壬辰以拔貢入國雍旋考別駕仍歸里侍寢膳余為冢宰時曾走書勸其仕進公曰吾

祖父累世清要而甘以一倅老乎且徜徉山水間耳居家教子居敬爲文法先輩立行守先誡勿效世俗裘馬輕薄態居敬遂成孝廉教授宣府臯比多士遠邇蜚聲常病痰治之弗痊一足不利移居柱河公所遺知妄山房每日能知妄則無妄矣敢不凛庭訓而朝夕自警優游繩床者十餘年然終不能起遂卒待贈孺人魏氏即余姊也幼而穎秀端謹婉孝承顔無違女誡諸書讀之立解及笄于歸姑性嚴峻獨得其歡心於娣姒之間油

油如也咸稱述無間言王太孺人捐舍時家務倥偬一切含歛之事盡其哀痛親授居敬句讀不假顏色農桑耕穫督課得宜惟勸沱濵力學未嘗片言相拂也不幸晨起偶覺氣滯無疾而殁焉生卒年月予姪云云居敬將以康熙十六年四月之二十七日合葬公與魏孺人於曹五疃之祖塋禮也余既叨至親甥居敬以給諫鹿野范公狀来請乃叙次而銘之銘曰抑鬱誰語時命不猶利器不試終老一丘折腰可恥人世焉求杜門却掃

莫與爲傳辟纑擧案名門好逑和丸畫荻克紹箕裘缾隆玉毁才智則優瘞陶之北蔚其松楸魂魄愜適無間明幽我聿銘之涕泗橫流

歲進士貞復馮公暨待封孺人魏氏王氏合葬墓

誌銘

學可以修之於已而遇不能必之於數是以董仲舒有士不遇之賦劉孝標有辨命之論洵以自古以来人之富貴貧賤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或高才而無

貴仕饕餮而居大位造物者有數存焉達人安之盡其在已者而已矣若貞復馮親翁者其亦學修於已而艱於遇也公諱端栱字貞復别號亦呂大司寇鍾華馮公之孫也司寇公用刑寛恤有聲於明崇禎年間仲子道隆以庠生恩廕歷任南京刑部郎中恂恂長者也生貞復為長子幼而岐嶷出就外傅勤於誦讀無兒童嬉戲態年舞象補博士弟子員尋食餼奮志青雲即欲脫頴而去乃入闈不利已夘遭母喪哀毀骨立幾至滅性以

父宦游金陵家務襍沓綜理詳咨值荒歲人相食資用
裕如以其贏餘濟親友之不火食者甲申
皇清定鼎郎中公有東山之志貞復事之彌謹朝夕侍側
愉色婉容得其懽心焉庚寅郎中公捐館舍痛不欲生
勉强溢米粥而祭葬遵朱文公家禮毫無遺憾服闋肆
力於舉業王唐瞿薛諸大家下筆千言立就督學使者
擊節嘆賞拔置前茅邑侯高郵朱諱之焜者尤奇之曰
此席上之珍荆璧隋珠也自當啖紅綾餠而看上苑花

矣乙未貢於成均戊戌考授訓導非其好也癸卯之後文尤騰踔滔滔汩汩以傳註之理抒古文之辭自期必捷即閱者咸欲持左券而竟不售遂喟然太息曰吾之不得志於時也命矣夫何怨尤為聚徒講學口授經指著為講義多所發明又裒集其所作制藝定為百篇以示諸子曰吾非敢享敝帚以千金抑生平心血在此藏之笥中以志螢窓雪案之意云耳丁未染痰症半身不遂扶杖出入課子讀書時為訓解間命巾車東臯督課

農桑觀潭水湯湯大陸浩浩不勝感慨幾於阮籍痛哭矣丁巳暮春自念及身後事曰余殆將不起也逾數日病劇醫藥罔效遂卒家兄竟甫為大司寇之孫婿余自垂髫時即識貞復而仕路馳驅相隔四十年矣令子如式如山因慧弟舍姪以貞復弟承祺狀来請銘余以年親之誼不得辭因狀之大畧並以素所聞者而叙之大約近世公子習於閥閱之勢往往驕奢淫逸棄詩書如牆壁溺匪辟若膠漆告以守身修德繼續書香亢宗象

賢之道則視以為迂濶以是墮其家聲為鄉黨所姍笑而彼終不之悟也今貞復以尚書之孫部郎之嗣固五陵貴公子流也師友之外罕所交遊凡裘馬聲色弋獵博奕紛華靡麗之習一無沾濡其言曰吾於布素相安非矯激沽名也孜孜矻矻終其身惟墳典縹緗之是究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此其迥異於世俗而卓然有以自立者矣雖屢試不售艱於一第所謂學可以修之於已而遇不能必之于數者又何憾乎令子翩翩玉樹天

將發之以償其未竟之志也公生于明萬歷丙辰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卒于大清康熙丁巳三月二十八日丑時享年六十有二元配魏氏余高叔祖兵部左侍郎總督三邊謙吉公曾孫廩生洪基女無驕志無傲容祇事姑舅克相夫子內外稱其賢淑遠近奉為壼範芳華早謝悼亡興哀生於萬歷乙卯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時卒于崇禎癸酉年四月初七日戌時享年十九歲繼娶新河歲貢生王毓震女子女婚嫁詳在狀中銘曰篤於

學矣惜未得位襟期古人擔當大事司寇家風文藻深邃息影考槃環堵而喟易盡者年未酬者志鳳毛蔚然可稱令嗣幽人之貞憩此吉地

上谷忠烈祠碑銘

余嘗驅車渡白溝過范陽蕭蕭之水聲猶在耳望聰山秀峯揷天翠色欲滴荆軻田光郭隗諸君子未嘗不流連於懷若乃元之靜修明之椒山今之鍾元尤爲挺然不羣則慨然太息曰上谷多君子殆燕南趙北之閭里

也乎丙午秋杪請告歸里丁未春事竣北上至保陽家蓮陸摯予步行至西郭指點新營祠宇告余曰上谷忠烈祠也正堂三楹所祀者何太守見元何公諸人也兩廡所祀者何義民某人等也後屋所祀者何烈女某人等也嗟乎明季當癸酉前猶然全盛之天下李自成張獻忠初不過饑民逃兵漸成燎原之勢至不可收拾糜爛中原窺伺神器向非我
皇清大兵勦除固已儼然稱帝矣天爲之乎抑人事所致

也獨是明之養士將三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繡錯林立乃賊自入潼關以後所在響應除太原榆林寧武三處孤城血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莫敢少嬰其鋒而上谷彈丸黑子内無擐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獨登陴固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之者數千百人皎然之志華于日月毅然之色堅于松筠豈非節義文章被服在躬之有素而造次顛沛之弗離者乎天地星精岳氣降生於世則為偉人碩士或垂紳正笏繪形麟

閹或刎頸刺心灑血疆埸其義一也曩

世祖章皇帝文武聖神憫㒩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亡國見遺介昔在諫垣曾有褒録幽忠一疏范質公等二十餘人俱蒙恩恤載在秩典惜余固陋當日未及以保陽死難諸公列諸奏牘俾忠魂鬱鬱于九泉也乃今太守諸使君倡之郡之諸君子和之吾家蓮陸甫匐奔走拮据卒瘏以成之詎徒為已死諸人揚其烈哉凡以廉頑厲懦使後世有所興起也其于裨益風化豈淺鮮哉

諸公死于二十年之前是祠建于二十年之後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歟初創于康熙丙午九月成于丁未四月太守楊公某三韓人郡丞常公大忠太原人通判黄玉鉉梁山人司李衛運陽韓城人郡後學魏一鼇新安人其餘捐貲好義者附名碑陰乃為之銘銘曰斗極之下尾箕緼博大爽磑勢蜒蜿上谷易水郡名存山何崱屴波潺湲篤生真儒翊乾坤軒軒霞舉鸞鳳騫孤城後亡死猶欣穿齦透爪積煩寃高閎巍巍閉

九閽不周崩兮空遊魂七族湛兮妻孥燔椒山爲鄰欀

桷尊銘雲根兮矗高原

兼濟堂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兼濟堂文集卷十三

大學士魏裔介撰

祭文　碑文

祭少傅兼太子太師大學士輝嶽范老師文

維靈東嶽降神媲美甫申為文正之苗裔大司馬之元孫宜其才德之奇崛無偶遠追百代殊絶人物也嗚呼哀哉吾師徃矣開國元勲其功績政事勒在史䇿孝友

嫺睦著於家乘殆不可勝數而介之撫膺徬徨涕泗滂沱者則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也師以天命之年受知於

太祖武皇帝及

太宗文皇帝拔置幃幄文德與武功俱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弗能過也天聰四年初設秘書院擢為大學士輔世長民深謀秘計肇於此矣由是而招三王下旅順征高麗服蒙古東征西討孰非師之贊成也逮

世祖皇帝御極而首建奉
天伐暴之策以不嗜殺人為主入關一檄同於湯武誓
誥由是統一區夏萬邦乂安大政大事夙夜在公孰非
師之贊成也典丙戌丁亥己丑三試而得人為最封三
代而祖考維榮
朝廷恩遇
寵詔屢褒加陞太傅兼太子太師繪像内藏而
世祖皇帝之眷公也至矣謝政家居築圃東皐世以方裴晉

公之綠野韓魏公之衆春而介竊以為師之心尚有所未盡也嗚呼哀哉師竟騎箕尾而上昇耶介於五年之春值師古稀之壽稱觴華祝猶憶師以巨觥見賜介平日酒量有限而是日竟酩酊大醉矣醉師之德也嗚呼哀哉師以文正為遠祖以瀋溪公為高祖宜其有如是偉人以應興朝之運培千萬年之基是殆同於師尚父敬勝丹書姬周公几几赤舄而非蕭曹房杜之可擬也嗚呼哀哉師之功績政事勒在國史孝友婣睦著於家

乘而介之撫膺徬徨涕泗滂沱者則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吏部主事史君鴻公文 史名緡新樂人

嗚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者何多也不可以死而竟死者乃有鴻公是則命也夫鴻公之為諸生則名士也為博白令則循吏也為吏部則毛玠山濤匹也何可以死而今竟死是則命也夫命者無可柰何之數古之聖賢所不能與之爭也然或生而辱或死而榮則生平之

樹立使然若鴻公者生平所樹立其視世之賢不肖何等也今春夜飲我於臥遊之堂有名林柱史馬鴻公及門也夏朔祖我於國門之外有立菴子修馬鴻公華㝵也秋初以文贄我於鎮州之寓有汝逵兄弟馬鴻公式穀也孟秋廿五懷我以七言之詩如飛雪落花馬鴻公佳什也曾幾何時而訃至矣初疑其不然既而怪其然又既而痛其不應然而然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何鴻公之不可以死而竟死耶曾憶宋人有詩云燈前思

見友朋詩淚洒行間不自知醉别西溪如昨日露晞漚滅巳多時然如我鴻公老年翁英氣灼然昭昭靈靈常在乎黄山之側泒河之湄其不隨生死為起滅也審矣冥而有知其来鑒而来享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吏部侍郎孫北海先生文

嗚呼聖人遠而言淆褉兮異學競起以争鳴舍康莊之正路兮趨荊棘以縱横人思樹一赤幟兮家欲主夫齊盟聿巧言之亂德兮若竟天之欃槍嗚呼先生學術有

所根本兮胷中不失其權衡寕百里之花縣兮舉卓異而對聖明歴諫垣之清要兮封章雹掣而雷轟際世運之滄桑兮巳改玉與改步更蔫刻之華衮兮屑纁帛於異數遂游登於銓寕兮俄急流而却顧謝聲利之紛華兮製荷衣而佩寶璐肆覃心於著述兮尤䏏精於傳註闡易象與春秋兮標或問之奥趣訂考亭之定論兮撥簧鼓之雲霧纂益智而志人物兮言侃侃以非誤過八旬而猶徤兮手不離乎章句每寄我以瑤編兮攄心理

之攸同不自秘其緼蓄兮鬱退谷之龍嵸斥蔥嶺之空
幻兮揆聖域之崇隆冀享年及期頤兮何忽忽而告終
望燕山以流涕兮脂吾車兮秣吾馬痛正人之云亡兮
率兕虎於曠野忽中道以猶豫兮腸九轉而若瀉余腹
疾其未瘳兮寄哀情於奠斝霻昭昭其未泯兮庶髣髴
而來臨者亂曰伊人逝矣不可逮兮著書盈篋邃珠玉
兮道之云遠我車蹇兮灑淚於紙中心痗兮輓不盡意
庶聞其謚兮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光岳雖裂元氣未停間氣所發拔萃鍾靈燕山之南易水之上乃有先生翶翔千丈道喪千載羣喙爭鳴洪鐘既叩聿聆元聲九流渾濁曷其有極兼總遺經匪可易測嗚呼先生學為聖賢始於立志年邵德崇斯文未墜蓬虆而行有道無位羣流何歸望風涕泗先生之行不可詳贅要其大者莫先孝弟失怙失恃匪莪伊蒿廬於墓側中心忉忉兄弟讀禮霜落風號六載孺慕念

彼劬勞遠避闤闠濯園桔槹瓜蓏徵異泣血晳晳不御腥血而況醇醪豪嗑鬮鼠庭走猿猻於斯時也先生之孝為髙子羔黨禍之興毒痡莫禦浮丘廓圉並幽囹圄同門之朋奉頭而鼠髙咏北風定交杵臼為之居停以延以佇月落梁空蕭寺逆旅歛金入都不遑啓處書達榆關色動當宁金石不渝何畏刀俎於斯時也先生之義為孔文舉我生之初民之振振我生之後民之駪駪有馬蕭蕭有車轔轔相彼原野鬼火青燐相彼室家婦

子呻吟士訌於朝冠熾於秦妖氛仰射宫闕為塵鼎湖
龍髯九廟作薪西山絶頂聚名芳鄰掃地而誓怒髮生
嗔氣吞逆闖以濟斯人於斯時也先生之勇為田子春
皇古既遥淳風斯缺壟斷墦間朶頤饕餮捷徑終南銅
山金穴薦辟屢加曳然不屑食簞飲瓢其心則悦樞部
諄誠茅生激切本色燕人寧惜頸血士各有志希蹤往
哲雙峯之陽耰而不輟於斯時也先生之隱為陶靖節
伏几襲裳張目而盱鶩湖嚅嚅姚江瞿瞿朱陸同異聚

訟援枹兼容並采味道之腴取長棄短何事守株歷叙諸子歸於同塗百泉長嘯圖史自娛遠近來學破其柔愚不厭輓季不羨唐虞春花秋月夢覺晏如於斯時也先生之道為邵堯夫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先生之生得天者厚先生之學耄而彌久鄉國天下以善取友虎吻寄身歷險與否履道坦坦動而無咎與天為徒虛而能受九十二齡啓足啟手其形雖化其神不朽遙瞻蘇門洒涕陳酒高節清風世莫能垢

祭申晁盟文

嗚呼晁盟而竟飄然長逝耶自余歸里以来一歲之間必相聞問數次今春猶有札相詢曾幾何時而遂成今古耶今春来札云讀書苦不能記余荅札云聞之前輩云書要醒的不必記的此益相印證之語而今以後蘭音可復聞耶我輩之交二十餘年矣在世法人情之外煙霞性命之中余昔年曾有詩咏之謂生平知已而遂與物俱化耶詢之来訃者云有疾乎無疾乎曰無疾是

起猶與親友談俄而屬纊雖曰人命如朝露如呼吸何乃如此之駛耶生死世俗之所驚親戚之所痛有道者視之尋常耳然死者視之爲尋常生者能不驚且痛耶余年來學道尚有中心藏之之語欲商之皃盟今既不起矣將復商之何人耶嗚呼猶龍死而余不言詩北海死而余不言學皃盟死而余尚言文耶光氣遷轉無一晷之停自古聖賢莫不皆然然人情悲其所厚而不能悲其所不厚淚出於心之所哀而不能出於心之所不

哀余之泣下沾襟何為而然耶有肉在豆有酒在樽其能如生前之日夕歡相持耶尚饗

祭左副都御史二如孫公文

大河之北燕趙之郊太行蜿蜒而東走滹沱漳洨之間風氣攸鍾篤厚沈摯往往産倜儻非常之人以濟世庇民嗚呼若先生者其耀夜之星精而瑞宇之麟鳳歟判袂未幾乃竟厭世而長辭也乎先生早歲朐蟠百家蜚聲藝苑壯而掇魁南宮對策高第司李海上發姦摘伏

如神不事鉅篇鉤距之術明允無冤二東追思歌之秉
銓理典前後二十餘年甄別流品引賢若渴較士山陜
所得盡知名士及躋總憲痛遡來茝苴公行將奮力澄
清使斯世斯民再見太平天不憖遺乘鶴高飛騎箕上
列雖尊榮之已膺恨効用之未極區中之緣已絕蒼生
之望遂虛此海內賢士大夫所悼嘆而同悲也抑介之
悲不盡于此介生也晚自余先君卓犖不羈少所許可
每見先生則請益娓娓退而命介曰孫銓部善善周惡

惡嚴而祗慎亷平繼趙儕鶴先生掌選舉樂彦輔山巨源之流也余識之有年及余成進士先生方在銀臺忘其為後進而引之二仲之列且數相與商榷天下大事勉以直言敢諫為先救時行道為急余佩先生之誨若韋弦即如畿南荒地亡丁一事不蠲免則追呼追呼則必逃亡逃亡則必寇盜寇盜則必攻城掠郡潢漢伙飛之旅必大集而蹂躪之是無畿南也先生獨痛之深念之切力贊門人直指鄧公再具疏得

俞旨織南數十州縣室家父子始有寧宇雖
朝廷之鴻恩而實先生回天之力也以故輀輪歸自京師瓔陶
紳士叟稚數萬人無不攀靈駕而躑躅呼號斯時也天地爲之
慘澹鬼神爲之嗚咽而況受知如介其腐心疾首當復何如故
介之悲來橫集而莫可解也介痛降割怙恃雙失雞骨
支床者半載雖衰絰已伸而有懷未吐念典型之不作
嗟哲人之已亡誰復錫我以嘉言導我以指南也玄飈
倚溥歲將暮矣乃復升酒于斝載肉于豆洒泣而哭柩

側嗚呼哀哉涕𨚫留而已零杯欲奠而先覆臨風傷盡黯然荒眊先生其鑒臨而歆㳟耶

祭方伯楊猶龍年兄文

惟靈萃坤輿之間氣秉恒嶽之英華早掇科名馳聲翰院雕龍繡虎世謂足以狀其才也驚鴻掣電世謂足以狀其書也光風霽月世謂足以寫其襟也蒼松翠筠世謂足以名其節也嗚呼是遂足以盡吾友之心哉夫其胸懷浩浩落落嘗與天下之賢士大夫遊接引如不及

思欲反一世之澆漓以躋于郅隆之盛此我友之素志也而今已矣尚何言哉方丙戌丁亥之間滄波横流人心糜爛世不復知有名教行檢為何物獨我友痛惡幽昧險隘之徒每見于文詞坐談間如青精之與溲勃較然其不雜也以是不悅者衆若聱詩一道世皆鶩于六朝綺縵之習高者步趨隆嘉諸公以為有軒冕臺閣氣獨我友與余推尊少陵挽回狂瀾之東而砥柱之海内文人墨士至都者風走響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豈虚

語哉及其出爲晉臬平反讞獄廷無寃民右轄豫中綜覈錢轂盡剔積弊然尚有宵人中傷天下正人君子聞之莫不駭嘆以爲嫉此蛾眉噬及麟鳳也及叱馭蜀藩歴棧道覽劍閣之崔巍哭武侯孤墳于定軍山中訪工部遺跡于浣花溪間其詩遂空前後作者嗚呼今天下飲食之人不復知世有文章風雅彼蚩蚩無足怪其雅尚操觚者何嘗不吟咏憑弔有生不見古人之恨若吾友猶龍者與古人相衡量詩則摩詰大復文則劉勰李

翺何在內則擯之而不使容在外則撓之而不使進卒困窮抑鬱以至于死我友有靈其亦興投畀之思而發不平之鳴於白玉記樓之後耶雖然猶龍學道有年其於是非人我自左遷後未嘗置諸口頮聞其屬纊之從容安詳與殷子伯巖談若平時葢視生死如一致而齊得失于兩忘矣豈復有是念又作如是悲然余猶為此言以慰其靈者誠以天下後世愛才之心不可不抒妬才之流不可不斥友朋之義未至往往而絕也其他生

平相與立朝梗槩見于文集行實不能盡述且亭詩敎卷余已託友人刻之淅中嗚呼猶龍其果死耶其竟不死耶

祭沈曙白翰林文

嗚呼曙白天既豐於其德胡為阨之以期厭人世之紛濁乘鸞鶴而逶迤甫邀榮於一第汉視聽而長辭方曙白之弱冠馳聲也誠書淫而傳癖每倦吻以唔咿脩摩天之揵翮襲瓊佩之陸離叶篇什於風雅卑綺麗而上

之杰何公車屢躓泣玉埋奇馳驅燕趙之野遨遊齊魯之陬託皐(音)於阿下棲鷦鷯之一枝及其奮懺詞苑振藻清時天子聞之動色宰輔見而解頤行且竪補天浴日之烈光琰琬而勒鼎彝何昊天之不弔溘一逝而奠追自古聖賢不能免隨大化以推移惟陰陽之爲害誰其回過隙之炎曦無松喬之大藥赴幽冥而起涼颸嗟妻子之睽隔顧琴書以含悲恨鬼伯之催促咸𤼵浴而涕洟羌友朋之篤摯信魂爽其能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素洲年伯梁都諫文

恒山峛峁滹水汪洋鍾靈非偶奕世蕃昌大父鳴泉權衡神廟鎮麓嚴君金吾焜燿嗚呼年伯髫齡穎發八斗軼羣玉光劒氣不沒埃氛積厚而流煥乎有倬雲漢天章精實鴻邈攻苦下幃戰勝故肥蜚鳴應運辛酉鼉飛宗匠儒林登壇先覺力障狂瀾獨行踽踽學詩學禮奕奕八龍禁林發藻昆季聯蹤庭訓義方福澤未艾推以仁民德澤孔霈

皇清開創誥勅是營中書日近天旨拜賡望重謇諤特簡
卓操陟位梧垣引君當道奉差屢畝咨諏曉曉周詳委
曲滿漢均調玉鑒氷壺南宮分試網無遺珠力黜謬陂
我交雙璧中秘承乏之嗣遷給諫維公是法已丑丁艱瞻
哀岵屺伯也慰之慇懃無已違公一歲日月幾何彼蒼
不弔忽而沈疴遺容在臆遺札在櫝語不可聞書寧忍
讀嗚呼哀哉公神赫赫公視茫茫乘彼白雲游於帝鄉
死生旦暮幽明何隔不腆之奠蕙蒸蘭藉尚饗

誥贈大學士拙菴公墓碑文

公諱柏祥字元昌號拙菴一號媿燕侍御贈大學士乾仲公之長子也乾仲公沒諸弟尚幼公時年僅二十餘撫教之俾皆成立訓諸子嚴而有法天性孝友大節磊落於書無所不讀少而有志當世欲大有所建立左滄胥先生奇其才選貢第四名入成均值明季天下多故考授縣令隱居弗仕著書自娱所著有樸園文集詩集讀史際言昭明李杜四家詩選杜陵詩話魏氏家乘栢

鄉縣志四書目錄等書蓋才品卓犖岸然自命以經世
宰物任重致遠而風度所被足為矩則識尤洞照月旦
衡量無不符契遠近慕而嚮之有似乎漢之郭林宗宋
之陳同父賷志而沒未竟其施海內賢者莫不惜之公
生於明萬歷癸巳年五月十六日戌時卒于大清順治
已丑九月二十一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七元配張氏明
邑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因建言贈太僕寺少卿恒華張
公之孫女武進士官至驃騎將軍喻雅張公之長女髙

邑吏部尚書夢白趙忠毅公之外孫也寛和慈惠事公姑至孝相夫子勤儉經營克殖家業通書識禮夙興夜寐撫教子女有敬姜孟母之風待庶子如已出一生布素不尚華侈體恤僕婢人人為之盡其心力淑德閫儀遠邇矜式咸以為宜傳入列女焉生於明萬歷乙未年四月二十九日卯時卒於大清順治己丑二月十九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五

皇清順治戊子以子裔介封吏科右給事中再封光禄

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又以子喬魯
封奉政大夫江南淮安府同知再封階中大夫總理直
省山東等處都轉鹽運使司兼理鹽法道運使加一級
又以子喬介封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内秘書院大學士
母初封孺人再封夫人又封宜人封恭人封淑人累封
至一品夫人長子喬魯官至山東鹽法道鹽運使次子
喬介官至光禄大夫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
尚書加一級三子喬訥官桃源縣知縣四子喬懿順治

丁酉科舉人考中知縣五子裔侗四品官監生長孫勱
康熙巳酉科舉人考中知縣次勗壬子年拔貢生次勰
壬子科舉人次勷一品官廕生次男府學廪生次嘉孚
縣庠生次劭官監生次勉次励次勸次劾次勤次劦曽
孫庠生世履等幼者名不盡載其行實之詳别具墓誌
本傳中順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葬於祖塋之次先是
巳監封給諫碑而介既為大學士封三代乃更立豐碑
以樹墓前時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十五日也

耿孝廉側室趙節婦碑文

孺人趙節婦者耿介峯先生之側室也先生諱復昭號介峯居城北之三里橋東中萬歷戊子科鄉試二十三名元配楊孺人卒無子遺女七人娶趙為側室冀生男以續書香也不意公車之役鬱鬱不得志歸僅及里而沒臨終謂趙氏曰我苦志讀書幸叨鄉薦作孝廉十七年為文每見稱於海内名家長者是可以售而不獲售命也今困於疾是必死我死則爾其改適焉勿悞爾芳

年矣趙氏泫然而泣曰幸得託身君子雖弗遂白首之盟然寧敢移所天以為泉下羞夫子其待我于他日也介峯先生頷之而目瞑是時趙氏始為節婦葢年甫十九云止生一女在襁褓中紅顔弱息煢煢靡倚嗚呼哀矣節婦則毁容易服長齋奉佛足不窺門紡績之聲每至午夜乳哺提攜女以成立每言及介峯先生當日事涕泗霑臆葢數十年如一日也明末戊寅辛巳歳大饑人相食而栢邑尤為兵衝家計凋零薪爨不給節婦以

女紅自課備極瘁勩往来姻戚家言笑不茍代視子女推濕就乾撫摩調理不啻已出而其律身端嚴始終不惰是以人皆愛而敬之守節六十八年歲當大清庚戌秋七月年八十七歲無疾而卒余友高邑李伯清其外孫也為狀以示余曰此丈夫之所難者而孺人為之古賢女之所難者而令人為之先生其表而出之以風示巾幗余在長安時即聞節婦之守如是既歎慕其賢及歸里每過圯橋顧瞻道左睠言闔德望廬而式焉又烏

可以不文遜謝而使懿行不見於後世也乎乃為文記其事而銘之嗚呼余文雖媿於黄絹幼婦之辭而節婦行潔志芳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之觀者將與李太白漂陽貞女米元章高郵露筋之貞珉比類而並觀之乎

銘曰維竹與栢雪榦霜柯維金與石歷久不磨子孝臣忠砥柱江河婦志克恊彤管宜歌栢舟自矢誓死靡他黄鵠比賦泣泗滂沱茹蘖逾甲皎日烱蘿允續列女琬琰光多雲掩衡門碑永槐波

兼濟堂文集卷十三